

故乡吟

故乡的月光

惟耕

少小离家，山南海北三十余载。每逢月夜，我都会将厚厚的窗帘拉起来看月色，却总觉缺少点什么说不出来。拉上的窗帘就如一堵墙，将我与故乡阻挡。没有月光的夜晚，我就像离开母亲襟怀的婴孩，寝食难安。离家越久，对故乡的牵念也就日渐浓厚。

已过知非之年，回到家乡，再次躺在老屋里少时睡过的那张木床上。盛夏的深夜，有一丝沁凉将我长长的清梦照亮。是月光，没错。记忆中儿时的月光，穿过木格窗棂照进屋子，映照在我裸露的肌肤上。有几声清脆的蝉鸣，也在这皎洁的月色里，在窗前那一树茂密的杏叶间有节奏地唱响。

多么美好的夜色啊！那些年从指缝间悄悄溜走的月光，又悄悄回到了我的身旁。

故乡的月光，是一首山村歌谣，深藏着我童年的快乐。

“后晌饭，五更半。不点灯，不吃饭。”忙碌了一天的山里人，直到太阳落下靴子山，才匆匆回家调和着锅屋里的柴米油盐，所以山村的初更，总飘浮着浓浓的烟火气味。

小时候，我们把月亮称呼为月妈妈。月妈妈轻手轻脚地爬上东山顶，那是莲花村里一曲曲悠扬婉转的歌谣把她唤醒的。

“一呀一更里呀，月亮没出来。手扳着金莲换呀换绣鞋呀，单等着情郎哥哥来呀嗨。一等也没来呀，二等也没来，桃花面上落下泪来呀，哭坏了女裙钗呀嗨。”吃过晚饭的人们，打着饱嗝，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街上柿子树下。那时的父亲和娘都会唱上几首

古老的山村歌谣。这些歌谣的歌词大都比较长，但每一段的曲调都基本相同，只要记住了词就会唱，简单易学。所以，有些歌谣的曲调，至今我还依稀能吟唱出来，也深深记得月光下父亲唱这首《小五更》时那眉飞色舞的样子。

父亲坐在一块青石上，一天的辛苦劳累在他的歌声中消逝。他耐心地一句句、一段段教给我们学唱，娘则坐在一边不时地纠正着父亲说错的词儿和我们唱错的调儿。两个姐姐学得快，也学得认真，大哥和弟弟则对唱歌没有兴趣，就跑到前河沿的树林里捉蝉的若虫，我们叫它蠶蟬猪儿。

“……五呀五更里呀，月亮照山头。二人扯手下绣楼呀，叫声情郎哥呀，你要听从头，不消三天来了吹

鼓手呀，小奴家跟人走呀。”父亲一生都喜欢清净，不擅言语，但在我们一群孩子面前，他的歌声犹如从婆娑枝叶间洒下来的光，滔滔不断，清新而又舒适。

三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漫步于故乡的夜色之中，那棵粗大的柿子树早已没了踪影，父亲也于一个月前驾鹤西去。东园里挺拔的楮树正托着一轮皓月，在虫声啁啾中藏蕤生长。“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阒静的夜晚，也仿佛身临那首歌谣梦幻般的意境里。

溪流为琴，月光为弦，山风为指，一曲又一曲舒缓的旋律宛若天籁，依然萦绕在东山宽阔的怀抱里，轻轻地、缓缓地流淌着。

我的身影便不再孤单。

故乡的月光，是一盏燃烧的心灯，点亮我沉睡的梦想。

我小时候格外怕黑，没有光亮的夜晚，我从来不敢独自出门。但只要一弯新月升上天空，山村里再崎岖的山路也会在刹那间明朗起来。因此，年幼的我曾一度以为月亮里的灰色影子就是一位弓腰驼背、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在苍穹之上俯视着人世间，护佑着我们，要不为什么那么多的老人称她为月妈妈呢？

故事里有人说那是嫦娥和玉兔，也有人说它是桂树，带着这些无尽的好奇和对知识的渴望，我进了村里的学屋。那时日，家里没有可以看时间的钟表，清晨娘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只有根据鸡叫的遍数和月光的银辉来辨识大概的时间。

伏季还没到，气温早已攀升到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高度。吃过晚饭，我与娘坐在楮树底下闲聊，月光把整个山村照耀得如同白昼，娘就

与我说起那年午夜喊我起床上学的事情。

东山的夜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显得空灵与静谧。山野里的谷子、玉米和野艾草散发出清香幽远的气息，弥漫于山村和每个人的梦乡里。这样的夜晚，不用催眠，也准会香香地睡到自然醒。我睡得正酣，娘喊着我的小名，急促地把我唤醒。我睁开眼睛，天已大亮。翻身下床，急匆匆地走向学屋。一路上，我还埋怨平日里一起上学、一起放学的伙伴，今天为什么没有叫上我？

学屋在村子的最南边，再往外就是一道道沟壑与起伏的山岭了。学屋没有院墙，我径直来到教室门口，屋门是锁着的，全校没有一个人。不对呀，老师也没通知放假啊？这才认真地抬头看看天，空中一轮明月没有任何遮挡地洒下万丈光芒。远处的树、近处的瓦，清晰可辨。再仔细地向四周聆听，夜色之宁静，没

有丝毫黎明前的喧嚣。是月色太亮，娘误认为天明了，看样子距离真正的天亮应该还早着呢！那一刻，我竟然没有半点儿胆怯，背倚教室门又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远远的，就听见娘突然岔了声的喊声。

时隔四十多年，我清晰记得月色朦胧中娘披头散发、狼狈不堪的模样。我故意问娘：“当初，你为什么又去学屋了？”娘的回答不出我所料：“那年你才十岁，你上学那条路要走好几条沟，雨刚下过没几天，沟里的水还很深啊！再说满庄满坡的树林子，大半夜的，你一个人走，要是让马虎吃了咋办？”在我老家，马虎就是狼。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童年的月光里，深藏着多少母亲的挚爱和期盼啊，希望我们平安健康，希望我们出人头地。她就像一盏指路明灯，始终在我前行的道路上和梦想的征程中熠熠生辉。

好多年没再睡过这张床了。从我们挣脱父母的视线，相继过上自己的生活，这张床就一直属于父亲。老屋从来不挂窗帘，月光之下，组成床体的每一个部件都已经泛着黝黑的光，一如父亲被日月星辰洗练过的每一寸肌肤。

我披衣起床，轻轻地打开大门，走出村庄，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山野间星月柔和的清辉里。

大麦在扎根，玉米在拔节，地瓜在伸长藤蔓，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是换了地块，换了种子和管理它们的人。仰望夜空，“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月亮

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哟，梁也还是那道梁……”

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山里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记录着生活的快乐与艰辛。白头岭上，我曾经与父亲躺在刚从土里拔出来的花生秧子上，猜测牛郎星和织女星的距离。大岔巴里，我们跟随父母抢收晒干的地瓜干，雪白的地瓜干就像月亮撒落在地上的无数个碎片。崎岖的山路上，我们唱着“天上云追月，地下风吹柳”，只为去邻村看一场风花雪月的电影。

转身回家，娘正佝偻着身体，拄着

拐棍，在门口艰难地抬起头朝着我的方向张望。娘的耳朵好使，我出门的声响还是惊扰到了她老人家。月光之下，娘的影子更小、更淡了，背也愈发弯曲，与月光一色的满头银发已快低垂到泥土地上。

搀娘进屋，哄娘睡下，我便再也难以入眠。蝉声歇了下来，窗外的月色陡然间比刚才更加亮堂了一些，我的双眼却禁不住模糊起来。

故乡的月光啊，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循着你最明丽、最清亮的那一束，我准能从遥远的异乡重新找到回家的路。

诗歌港

七月，我的半亩荷塘

沐溪

紧握一帧帧花开半夏叠成的画卷
念心中岁月 多姿多彩
抬眸之际
我的七月 我的半亩荷塘
与所有的美好不期而遇
卷一片接天的莲叶
我见映日的荷花眉眼如初 风华如故
还是那般盈盈欲滴别样红
青春不会是一场没有留白的记忆
生命中那些挥之不去的执念
在我的七月 我的半亩荷塘
灿烂如诗 如歌浅唱

风记得 荷塘里
每一季的青春都不及恣意的夏荷那般绚烂
雨记得 七月里
每一场蛙声与蝉鸣的合唱都是调了弦的音律
流火的七月 我的半亩荷塘
碧水青莲 景色正葱茏
大片的新绿 满塘的荷花
蓦然间便写满了夏天的卷首语
灼灼的七月 我的半亩荷塘
宛如水墨画中一抹最深沉的婉约
牵这一季的豪迈
乘风而上与万物欢腾
任这场绿意渐丰的集市
夏风张扬 星河璀璨
还是最初的模样
微雨过 小荷翻 早有蜻蜓立上头
我爱这半亩的荷塘
我爱这绚烂的七月
远方很远
我已把流年里所有的柔情装满了行囊
与时光对坐 与生命共舞
看风中轻舞的荷叶追着风追着雨
承载一场又一场生命的图腾

我的七月 我的半亩荷塘
那滚烫的情怀
一阙一歌都记录着日子的美好
禾莲 红鱼 号子 渔船
赶着热浪 赶着成熟
赶着时代的节拍
人们把日子过成一句句壮美的诗词
傲娇的七月啊
我的荷亭亭玉立
有血有骨 出淤泥而不染
一年一年从不会枯萎
夏风拂过清澈的眸
兜不住的水珠 泄不完的清波
将一场又一场异彩纷呈的记忆
镶嵌在姣好的青春里
在荷田深处碰撞出生命的脆响
我的半亩荷塘啊
携三百里的繁华与河川与大地共舞
与清风和细雨一起涌向远方 涌向未来
人声 水声 风声 声声入耳
这是我的七月最隆重的开幕式
望向那一望无际的花海 荷香远溢
我的半亩荷塘
早已诗句成行 诗页成篇

我的七月 我的半亩荷塘
别过春红 拂过花开半夏的清风
我的七月流淌着荷花的心语
我的荷塘书写着荷花的坚强
不浮夸 不虚伪 从容 淡定
如闪烁的星辰 美丽又璀璨
在岁月的长河里始终坚守一份圣洁的理想
风过荷香 舞动美好
就用这最好看的角度抹去心间所有的尘埃
从我的七月 我的半亩荷塘出发
心念未来 步履不停
踩着七彩祥云奔向新的时代